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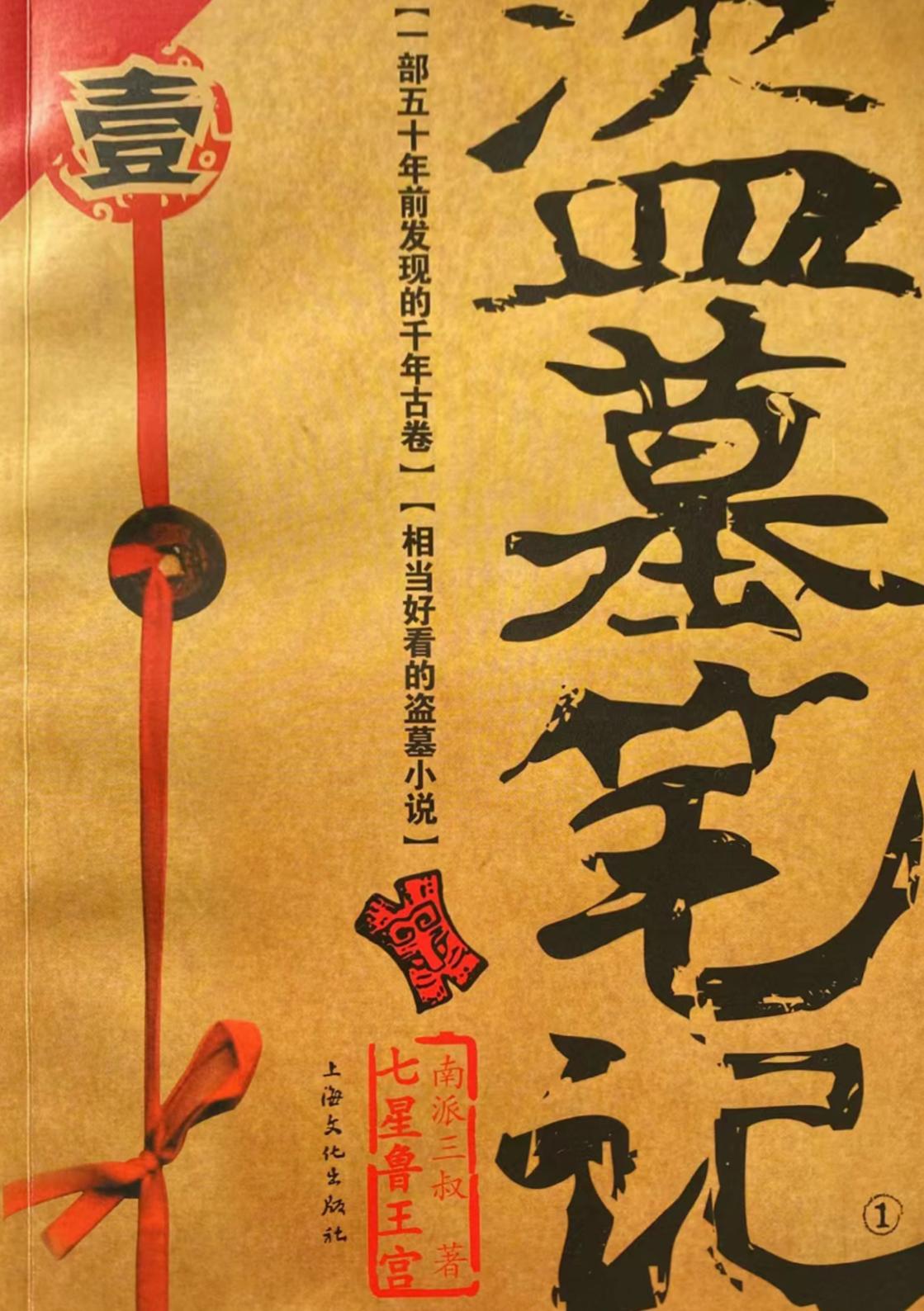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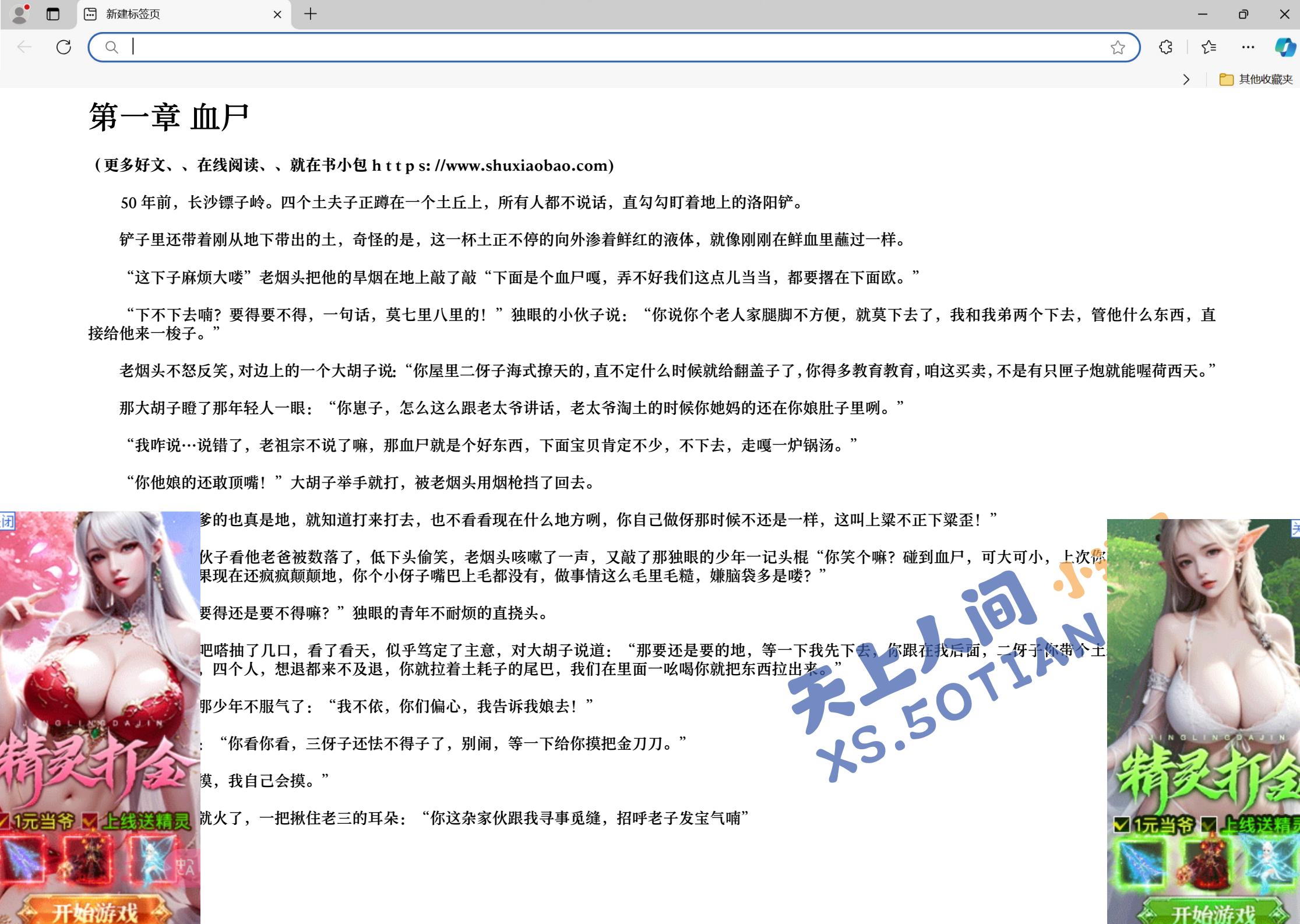
【一部五十年前发现的千年古卷】
【相当好看的盗墓小说】



南派三叔著
七星鲁王宫

上海文化出版社





第一章 血尸

(更多好文、在线阅读、就在书小包 <https://www.shuxiaobao.com>)

50年前，长沙嫖子岭。四个土夫子正蹲在一个土丘上，所有人都不说话，直勾勾盯着地上的洛阳铲。

铲子里还带着刚从地下带出的土，奇怪的是，这一杯土正不停的向外渗着鲜红的液体，就像刚刚在鲜血里蘸过一样。

“这下子麻烦大喽”老烟头把他的旱烟在地上敲了敲“下面是个血尸嘎，弄不好我们这点儿当当，都要撂在下面欧。”

“下不下去喃？要得要不得，一句话，莫七里八里的！”独眼的小伙子说：“你说你个老人家腿脚不方便，就莫下去了，我和我弟两个下去，管他什么东西，直接给他来一梭子。”

老烟头不怒反笑，对边上的一个大胡子说：“你屋里二伢子海式撩天的，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翻盖子了，你得多教育教育，咱这买卖，不是有只匣子炮就能喔荷西天。”

那大胡子瞪了那年轻人一眼：“你崽子，怎么这么跟老太爷讲话，老太爷淘土的时候你她妈的还在你娘肚子里咧。”

“我咋说…说错了，老祖宗不说了嘛，那血尸就是个好东西，下面宝贝肯定不少，不下去，走嘎一炉锅汤。”

“你他娘的还敢顶嘴！”大胡子举手就打，被老烟头用烟枪挡了回去。

爹的也真是地，就知道打来打去，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地方咧，你自己做伢那时候不还是一样，这叫上梁不正下粱歪！”

伙子看他老爸被数落了，低下头偷笑，老烟头咳嗽了一声，又敲了那独眼的少年一记头棍“你笑个嘛？碰到血尸，可大可小，上次你果现在还疯疯颠颠地，你个小伢子嘴巴上毛都没有，做事情这么毛里毛糙，嫌脑袋多是喽？”

要得还是要不得嘛？”独眼的青年不耐烦的直挠头。

吧嗒抽了几口，看了看天，似乎笃定了主意，对大胡子说道：“那要还是要的地，等一下我先下去，你跟在我后面，二伢子你带个土，四个人，想退都来不及退，你就拉着土耗子的尾巴，我们在里面一吆喝你就把东西拉出来。”

那少年不服气了：“我不依，你们偏心，我告诉我娘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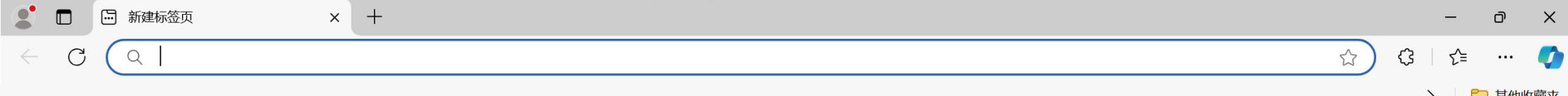
：“你看你看，三伢子还怯不得子了，别闹，等一下给你摸把金刀刀。”

摸，我自己会摸。”

就火了，一把揪住老三的耳朵：“你这杂家伙跟我寻事觅缝，招呼老子发宝气喃”







电光火石之间，他双脚一滑，顺势向后一倒，同时匣子炮整一梭子子弹全部近距离打在了那东西胸膛上，那东西一下子被打的血花四溅，向后退了好几步摔进了草丛里。

这一边老三也顺势一滚，马上跳了起来，回手对准那东西的脑袋就一扣扳机。就听喀嚓一声，竟然卡壳了！

这老油匣子炮是当年他二爷爷从一个军阀墓里挖出来的，想来也没用了多少年月，可惜这几年跟着他爹爹到处跑，也没工夫保养，平时候开枪的机会也少之有少，枪管一发热就卡壳了，这真是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老三看着那血红的东西扭动也翻身起来，心里暗骂，刚才那股豁出去的劲道也没了，顺手就抡圆胳膊把枪给砸了过去，也不管砸没砸到，扭头就跑。这次他连头也不敢回，看准前面一颗大树就奔了过去，寻思着怎么招它也不会爬树吧，先上树躲着去。

想着，突然他就脚下一绊，一个狗吃屎扑了出去，整张脸磕在一树墩上，顿时鼻子嘴巴里全是血。

这一下可真是摔的够戗，老三一下子觉得嗓子一甜，胆汁都被吐了出来。阎王爷来点名了！

老三也是个通透之人，看到自己死期将至，就觉得嗓子一甜，胆汁都被吐了出来。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中毒了，而且毒性极强。

他用力眨了眨眼睛，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巨大的怪物正冲着他走来，手里好象还捏着什么东西。万一我真的死了，他们找到我的尸体，也能知道我死前最后一刻在想什么。

这个时候他的耳朵也开始蜂鸣了，眼睛里也布满了血丝，肯定大小便一大堆。

“中尸毒的人都死很难看，希望不要给我留下难堪的遗容。”

老三隐约觉得一丝不对，这声音怎么和自己的声音不一样？他转过身来，正附下身子看他。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射的想抬起头来。

(更多好文、在线阅读、就在书小包)



???????????????

待领取

打款金额

¥ 0.05

收款账户

收款渠道

微信零钱

去领取



第二章 五十年后

五十年后，杭州河坊街西泠社，我的思绪被一个老头子打断了，我合上我爷爷的笔记，打量了一下对方。

“你这里收不收拓本？”他问我，样子古古怪怪的，似乎有什么特别的来意。

我并不在乎临时的生意，古玩市场大部分的交易都是私底下进行的，面上的也就是小打小闹，没多少钱赚，于是就敷衍他：“收，不过价钱收不高。”意思是，你没好东西就滚吧，别耽误大爷看书。

“哦，那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那家伙问道，一幅逛超市的样子。

我有点不耐烦，做我们这行，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平日里清闲惯了，最讨厌伺候那些一知半解的客人，这古董的东西，每一件背后都有个故事，要真说起来，没有个把天还说不完，要每个客人都往这里来好我们介绍，我们生意都不用做了，不如直接开茶馆好了。

我对他摆了摆手，说这里不负责介绍，隔壁还有很多家，请到隔壁去看看。

那人有点尴尬的看了我一眼，却不出去，又问：“那我想打听一下，这里有有没有战国帛书的拓本？就是50年前，长沙那几个土夫子盗出来，又被一美国人骗走的那一篇？”

“你都说被美国人骗走了，那里还有。”我一听就火了“找拓本当然是去市场里淘，那有指定了一本去找的，怎么可能找的到？”

他压低了声音：“我听说你有门路，我是老痒介绍来的？”

我听到老痒这个名字，心里一惊，老痒不是前年就进号子里了吗，怎么，难道把我供出来了？那眼前这家伙不会是个公安吧，我一下子有点慌起来，说话都结巴了：“哪。。。哪个老痒，我不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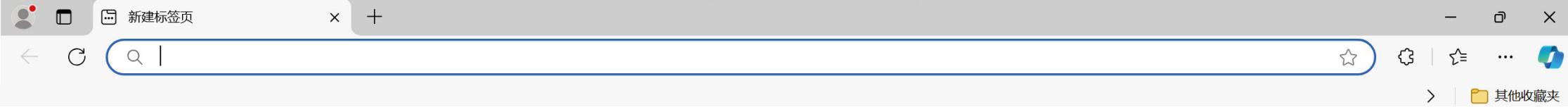
“我懂我懂，”他呵呵一笑，从怀里掏一只手表，“你看，老痒说你一看这个就明白了”。

那手表是老痒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他初恋情人送给他的，他把这表当命一样，喝醉了就拿出这表边看边“鹃啊，丽啊”的叫，我问他你老娘们到底叫什么，他想半天，竟然哭出来，说我他娘的给忘了。这老痒肯把这表给这个人，说明这人确实有些来头。

可我怎么打量这人都觉得面目可憎，不像什么正经人，但是老痒介绍的，我还是要给点面子，况且是人家找上门来了，讲话都不让他讲完，可能会结下梁子。

我琢磨了一下，决定还是爽快点说话，于是直接一抬手：“这位爷，那就算是你老痒的朋友，找我什么事情？”

他露牙齿一笑，露出一颗大金牙：“我一个朋友在山西带回点东西，想你给我看看，那是不是真东西。”



我一听，大概有些明白，这鸟人该不是个盗墓的吧，大概有好东西拖出来没见过，想找人估价，他娘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竟然还有敢到正规古玩市场跑堂子的。

不过这种人一般都是亡命之徒，能不得罪还是不得罪的好，我努力绽开服务业的标准笑容，对他说道：“看你一口京腔的，你北京的大土靶子到南方来找我咨询，太抬举我了吧，北京多少好手，恐怕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他嘿嘿一笑：“都说南方人精明，果然不假，看你年纪不大，倒也看的很通透，说实话，我这次来，确实不是找您，我想见见你家里老太爷？”

我心里狂震，脸色一下就变了，我爷爷的背景非常奇特，知道他的人非常少，有人问起来，多半不是好事情，冷冷的问他：“找我爷爷，你有什么居心？”

那金牙看我脸色一下子这么难看，也吓了一跳，忙说“没居心，没居心，我只是个普通的古董爱好者，只想知道你家老太爷当年在在长沙镖子岭盗出战国帛书以后，是否留有一两份拓本？我们想买一份，看看和我们手上这一卷是否一样？”

他话没说完，我对着边上打瞌睡的伙计吼到：“王盟，送客！”

那金牙老头急了：“别积啊，怎么遭说着说着就要赶人呢？”

我说你来太晚了，我老爷子去年已经西游，你要找他，回去找棵歪脖子树上吊，兴许还能遇见！说着我就往外推他，把他一直就撵到门槛那里。

大金牙老头脸皮离奇的厚，一把抱住门槛外面的柱子，死活不走，大叫：“不急不急，让我再说句话，让我再说句话！”

我拽了半天拽不动他，也拿他没办法，骂道：“你有话快说，别耽误我做生意！” &&&&

“我说你个小孙子，说话就怎么不中听呢”他一脸贼笑：“老爷子不在了也不打紧，我也没说怎么遭啊，好歹，你也看一看我带来的东西，你也卖卖老痒的面子不是？”

我看了他一眼，这人皮笑肉不笑的，大有赖在这里的样子，而且外面已经给他吸引来一大群游客围观，要不行，你近来我们好好看，别在这里耍猴似的，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能不能看出什么结果来，我可不敢说。”

“那是那是，我也是这一行的，这规矩我懂！”

其实这战国帛书有 20 多卷，每卷各不相同，我爷爷当时盗出来的那一篇只是其中很短的一部分，当时的市场上有钱也买不到，我到时候就算胡诌一通，这老头也绝对发现不了。

我们几个回到里屋，我让王盟给这老头子倒了杯茶，就让他把东西拿出来，那金牙老头有点不好意思地从怀里

“那是啊，那宝贝那能到处揣着跑啊，一斗就碎。”他说，还固作神秘的压低声音：“要不是我路子广，

。

我呵呵一笑“看你那样子不就是个倒斗的吗，我看你是不敢出手，这是国宝，你脑袋不想要了！”

顺风车主注册邀请

日入近千 养车费 可顺路 可兼职

——点击咨询详情——
(与百万车主同行)





一句话被我揭穿，老头子脸就绿了，可他有求于我，还得忍着，说：“也不能这么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道道，想你老爷子当年在长沙做土夫子的时候，那也是威名远播…”

我一个手指顶到他鼻子上，说道：“你话头别太多，再要提我爷爷，这东西你自己拿回去慢慢看！”

“好好，咱打住，你快给我瞅瞅，我也好快点跑路”

我展开那白纸头，一看里面的排版就知道，这是一篇保存完好的战国帛书，但并不是我爷爷当时盗出来的那一份，不过再仔细一看，又发现和真品有一切不同。我既然答应帮人看，也不想敷衍了事，勉的他们以后过来找我麻烦，就将这个东西放到放大镜下，仔细的查看。

看了有一根烟的时间，我心里才逐渐有了底，对正满怀希望看着我的金牙摇了摇头，说道：“虽然从复印出来的线纹来看年代也比较久远，但是应该是后几朝的赝品，也就是说是古董赝品，这个是个身份很尴尬的东西，你这个东西复印的这么差，我也看不出个把握来，只能猜是汉代的东西，怎么说呢，你说他是假的，也不是假的，说他是真的，也不是真的，就是这么个东西。”

“那这是不是你爷爷盗出来的那一份？”

“实话和你说，我爷爷盗出来的那份他自己都没来的及看上一眼就被那美国佬骗过去了，你这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你。”我装出特诚恳的样子叹了口气，心想，如果让他知道我手里有拓本，肯定会流传出去，到时候招来其他人就不好办了，不如忽悠他一下，让他自己去其他地方想办法。

那金牙老头看我的样子，还真信了，叹了口气：“那真是不凑巧，那看样子不去找那个美国人，恐怕还真没指望了。”

“怎么，你们怎么就这么在意这一卷？”我问道，这太奇怪了，这古籍的收藏都是看缘分的，想把一套 20 卷战国时期的古籍都找到，那也未免太贪心了。

“小兄弟，不瞒你说，我还真不是倒斗的，你看我这身子骨，那够折腾啊，不过我那朋友的确是行家里手，我也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关子，总之，人家有人家的道理，咱也不好多问。”他呵呵一笑，摇摇头又叹了口气：“那行，既然得你这句话，我也死了心里，不耽误小老弟了，先走一步”

说完他就站了起来，朝我抱了个拳，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我看他走的如此失望，心里也有一些不忍，不过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处处小心是绝对不行了，他这样的小事情，大不了也就是多花点时间，我想了想也就释怀了。

这个时候，我突然那张复印纸并没有带走，可能是刚才受的打击太大，我顺手拿起来看了看内容，突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图案，那是個狐狸一样的人脸，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很有立体感，好象从那纸上凹了出来一样，看的我吸了口凉气，我刚才只关心着判断他的年份，没仔细看内容，现在看来，这应该也是一份罕见的珍品，等老痒出来，用这复印件做几块假的拓片也够我乐的。

我用数码相机把它给拍了下来，将纸头拿给外面的王盟，如果那金牙等一下回来，就直接还给他，勉的他以为我有心贪他便宜。

我爷爷是长沙土夫子，就是盗墓贼，爷爷新行一点也不奇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世袭，我太公的太公 13 岁那年，华中一带闹旱灾，那年代，一闹旱灾就起饥荒，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那时候长沙边边角角里啥都没有，就是古墓多，于是靠山吃三，靠墓吃墓，全村人一起倒斗，那几年不知道多少人饿死，就他们那村一个都没死，全靠挖出来的东西跟洋人换粮食吃。





利的修仙

亲肤版

超刺激

超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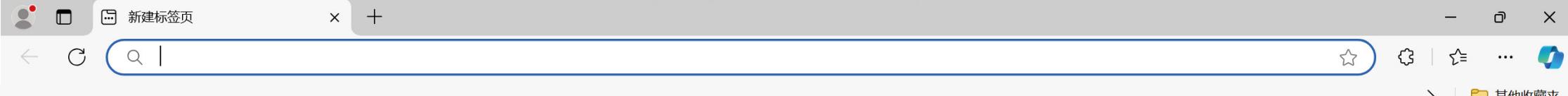
游仙界，登录福利享不停

永久超值大礼

利充值 口折

开始
游戏

已
充值



后来时间长了，这东西就有一个文化的积累，到我爷爷那代，已经有行规，有门派之分，历史上盗墓的分南北两派，土夫子按习惯来分，应该属于南派，主要靠探土寻找古墓，民国前用探锥，民国后用洛阳铲，一鼻子就能断定深浅朝代，现在很多小说里描写动不动就洛阳铲，其实北派是不用洛阳铲的，他们精于对陵墓位置、结构的准确判断，就是所谓的寻龙点穴。

南北派是文人墨客分的大派系，本来和江湖上的事情并不搭嘎，后来几经乱世，半路出家的人多了，逐渐就把这些东西带到这一行里，我爷爷以前也没给自己下过定义，后来下面的徒弟问起来，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大概可以归属于南派，两派自确立以来就纷争不段，南派说北派不实在，花花肠子太多，盗个墓还搞这么多名堂，进去东西拿了就走，还要一扣二扣的，官僚主义。南派规矩不多，且从不忌讳死人，北派人骂南派是土狗，糟蹋文物，倒过的斗没一个不塌的，连死人都拉出来卖，南派骂北派是伪君子，明明是个贼还弄的自己什么似的。后来两帮人踩盘子的时候经常为了一个斗闹到火拼的地步，湘西那边甚至还有斗尸的事情发生，最后两派终于划长江而分，北派叫倒斗，南派就叫淘沙或是淘土，洛阳铲还是分了之后才发明出来，北派人根本不屑使用。

到了解放以后，南北派的界限就不这么明显了，我爷爷说自己是南派，但是他们一群老哥们里北派也有不少，他们的子女就更加混淆不清，这些也不用细究。

我爷爷他不认识字，解放后进了扫盲班，那时候他只会淘沙，学个字查点把他折腾死，也亏了他有了文化，才能把他的一些经历记录下来，在长沙骡子岭那老三，就是我爷爷，这些事情都他是一个字一个字记录在他那本老旧的笔记本上，我奶奶是个文化人，是个大家闺秀，就是被他的这些故事吸引，最后我爷爷就入赘到杭州来，在这里安了家。

那笔记算是我家的家传宝贝，我爷爷的鼻子在那次的事情后就彻底废掉了，后来他训练了一只狗来闻土，人送绰号：“狗王”。这是真事情，现在长沙做过土夫子的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名字。

至于我爷爷后来怎么活下来的，我的二伯伯和太公和太太公最后怎么样了，我爷爷始终不肯告诉我，在我记忆里面，我也没有看到过一个独眼独臂的二伯公，估计真的是凶多吉少，一提到这个事情，我爷爷就叹气，就直说：“那不是小孩子能听的故事。”无论我们怎么问，怎么撒娇，他也不肯透露半个字。最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也逐渐失去了童年的好奇心。

当天傍晚打烊的时候，我收到一条短信，打开一看，是家里三叔发过来的。

三叔是我家上一代人里唯一还在搞盗墓这种勾当的人，早年听说从良过一段时间，后来性格上和领导合不来，就又自己出来捣鼓古玩。三叔经常吹他出道比任何人都早，六岁就一个人单干，十岁已经在外八派混出名头来了，简直可以说天生的盗墓贼。

不过这个盗墓贼现在已经基本上洗手不干了，据他手下几个伙计说，前几年他偶而还会自己下墓里去挑东西，这几年已经闲下心来专心倒手，看来年纪大了，不服气是不行的。

我打开他的短信，以为他是去叫我吃饭，每想到就一句话：“9点鸡眼黄沙”

这是我们这一条线上的暗语，意思是新货到了，叫我去挑挑，三叔在邙山那边的关系很好，有不少徒弟，可能是其中几个又在考虑着要去，紧接着又收到一条：“有龙脊背，速来”

最近手头紧，看到好东西买不下来，还不如不看，不过他一说有龙脊背，我就眼睛一亮，这龙脊背就是有宝贝的意思，三叔的眼光

Canv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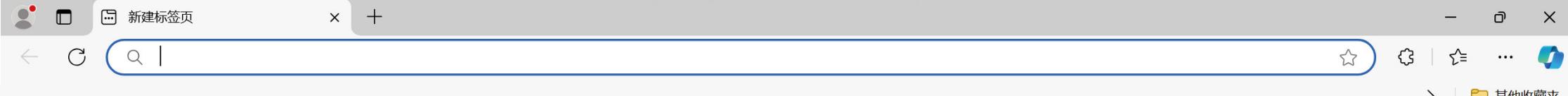
Elevate your well-being together

Generate your next presentation

Explore Magic Studio

Ground Real Feel well, have fun, connect Inclusive social media

Launching a new wellness app strategy



恐怕真的是绝世奇珍，这种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我当下打定主意，关好店门，开着我的破金杯车就直奔我三叔那里，他那里一到销脏的时候是门庭若市，去的晚一点可能就什么都剩不下来，我心里有点暗急，不知觉就多踩了几下油门，结果在一路口给一交警同志给拦下了，折腾了半天，车到他楼下已经是一个小时后了，我刚从车上下来，就听他在上面叫，：“臭小子，叫你快点，你他娘的摸个半天，现在来还有个屁用！”

我本来心里已经凉了，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东西肯定已经卖掉了，靠了一声：“不是吧三叔，好东西也留给我啊，你也卖的太快了。”

“你他娘的也知道是好东西，就不会来快点，老子可是第一个通知你的！”

我哎了一声，也不想解释，这时候，一个年轻人从他正门里面走了出来，身上背了只长长的樟木盒子，外面用布包的结结实实的，只露出一边的盖子，我知道这东西叫剑盒，是放宝剑或者宝刀用的，这东西光一个盒子就很值钱，要是里面还有剑，那就是天文数字了。

我估计那就是龙脊背，就指指那年轻人背上的东西，三叔点了点头，做了无可奈何的手势。

当下我觉得兴致索然，正准备原路回去，三叔又叫我等等，说楼上还有不少人在他库里挑东西，要我上来帮忙收钱，我想想自己晚上也没事情，就上去凑热闹。

事情处理完之后，搞了半杯五粮液，一边陪他喝着，一边把今天那金牙老头跑来刺探事情告诉了他，我是当着笑话来说的，没想到他听到之后，啧了一声：“北京来的金牙，吆喝，这真是在桥上自杀不跳河——撞桥（巧）啊。”

我一听纳闷，敢情三叔还认识他们，就问那是怎么回事，三叔说他近几年听说有几个人摸金贼嚣张的很，有个北京的金牙专门负责给他们销货，最近似乎的确是在山西开了个宝穴，看来还真给他们倒出来不少宝贝。

我觉得那帛书可能就是山西那墓里出来的，就把数码相机里的东西打印了出来让他看看。三叔本来满脸通红，已经进入状态，一看那帛书，脸色突然一变。

“怎了？”我问到：“这东西有什么蹊跷？”

他皱起眉头，说到，“叫你小子平时多跟我学点东西，你就是不听，这东西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这是张地图。”

(更多好文、在线阅读、就在书小包 <https://www.shuxiaobao.com>)









古墓有关系，就忙让他说说，那老头一看我们有兴趣，也来劲了，抽了口烟就给我们唠了一段。

，那洞已经在了，可惜谁也不知道这洞两头是通的，这洞里非常诡异，人进去就出不来，久而久之，村里都说那洞里面有蛇精，在水里打了暗桩，

个人从那洞里撑了个小船出现在村边上，说是外面来的货郎，村里头人不信，都说他是蛇精变的，要把他打死。幸亏那时候乡里有几个隔湘口音，就把他认了出来，说他真是货郎，年年都去隔壁村，那些个胭脂都是他从外地贩进来的。

快的跑到隔壁村一问，果然是这样，这才把他放了。从那以后，那洞就好象认人了一样，只有那船工家的人能够直进直出，几百年来都没

奇怪了“不是用它报信的吗？”

，都说是几代留下来的话来，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老头子在地上敲敲旱烟管。“这条水路俺们走的很少，山头上还有条山道，我们一般太多，这山头最近几年又不太平，老往下掉石头，这不砸趴下好几个，咱们不争这口气，等等就等等。”

这里山势挺拔，山峦叠起，看不到其他的路人，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三叔听了那老头的话入了神，他想了一会儿，拍拍手：“驴蛋蛋，

颠就跑过来了，三叔抱起他一闻，脸色一变：“我的姥姥，怎么是这股味道…”

狗骚味道呛的我一整咳嗽，这狗的主人也真懒，不知道多久没给这狗洗澡了。

哈大笑：“你想学你三叔，你还嫩着呢。”

！”我恶心的只咧嘴。

下！”三叔招了招手。

说道：“我最受不了狗臊味了，呆会儿吐出来就丢脸了。”

，这狗身上的味儿太怪了。”

去，一把提溜起那狗在鼻子晃了一下，顿时脸色也一变：“这，是尸臭啊…”

都倒立起来，连那闷声不响的小子的脸色都变了。

头看着那狗，对我们说：“把家伙都带上，前面那山洞是恐怕是个尸洞，给我打起十二分精神。”





我三叔的另一伙计是一个大汉，我们叫他阿奎，看他块头都和拉车那牛差不多大了，胆子却很小，轻声问“那尸洞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前几年我在山西太原也找到这么一个洞，那里是日本人屠杀堆尸的地方，凡是有尸洞的地方必有屠杀，这个是肯定的，那时候看着好玩就在那里做实验，把狗啊，鸭子的放在竹子排上，然后架上摄像机，推进去，那洞最多1公里多点，我准备了足够长的电缆，可是等到电缆都拉光了，那竹排子都没出来，里面一片漆黑，不知道漂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就想把这竹排子拉出来，才拉了没几下，突然竹排子就翻了，然后就……”三叔手一摊，“最后只看到一半张脸，离的屏幕太近了看不出是动物的还是什么东西。要过这种洞，古时候都是一排死人和活人一气过去的，要是活的东西，进去就出不来！不过，听说湘西那带有个人地方的人从小就喂小孩子吃死人肉，把尸气积在身体里，到了长大了，就和死人没什么两样，连鬼都看不到他。老爷子，你那船工祖上就是从湘西过来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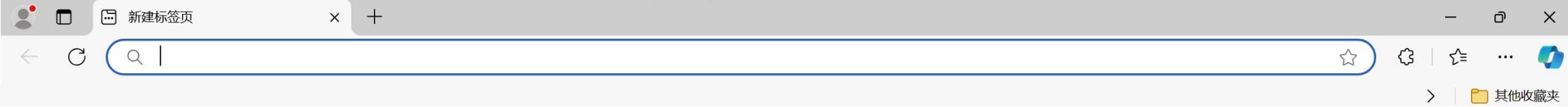
老头子的脸色微微有些变化，摇摇头：“不点我有惊喜！100%中奖！免单卡券送送送！”
着看了看天，对那狗叫了一声：“驴蛋蛋，去把你家那船领过来！”那狗呜的一声，跳进水里就

这个时候，我看见，三叔对潘子使了个眼色
子在走过我身后的时候，轻声用杭州话说了一句

（更多好文、在线阅读、就在书小包 <http://www.xs50tian.net>



天上人间 小说网
XS.50TIAN.NET



第四章 尸洞

三叔这几个伙计久经江湖事，我对他们非常信任，潘子一说这话，我马上心理有数，从车上拿出自己的行李，贴身背着，以免出了事情连着牛车一块儿被人端走，这一路过来，坑蒙拐骗的事情遇到不少，我算是长了见识，也知道了一些基本的防范对策。

大个子阿奎也朝我使了个眼色，叫我紧紧跟着别落单，我看到这两个人都面色不善，也不知道那老头到底那里不对劲，有点紧张起来，这时候“驴蛋蛋”扑通扑通游了回来，老头子把烟枪往裤管上一拍，“走！船来了。”

果然，一只平板船从山后驶了出来，船是水泥做的，极其普通，属于那种扔到人堆里就找不着的人，但是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一想起三叔说

那人朝我们吆喝了一声，把船靠在山岩边上。

我们行李都翻到船斗里，牛车和牛给拉到后

三叔和他谈好价钱，就招呼开船，那中年人船

到那山洞还有一段路，这一段风景极其好，

那人把船撑平，我们顺着水流向下漂去，这是大好风景。我们在着复杂的河脉中传行了很长时
几位请千万小声说话，不要看水里，特别是不要

我们互相看了看，不知道如何应对，潘子用

三叔想了想，也用杭州话回道：“现在也不
先把家伙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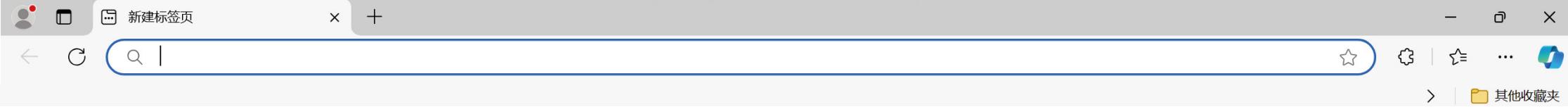
我们各自点头，这山里头谋财害命的勾当我
都找不到。不过这都是解放前头的事情了，不知



潘子当过兵，非常镇定，这时候手已经压在自己的腰刀上，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也紧紧抓住自己的背包，以防事情突变，东西掉进水里。

船又打过一个几乎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绕过一处船头崖，那个山洞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刚才讨论的时候，总把它想象成一个大溶洞，但是实际一看，不由叫了一声不好，这洞简直不能叫做山洞，只能叫窟窿，宽度刚比这船大了十个公分，最恐怖的是它的高度，人坐着都进不去，要低下身子才能勉强进去。

都说大耗子不进窄洞，这么点空间，如果里面的人要暗算我们，我们根本活动不开手脚。潘子骂了一声：“我靠，这洞也太忒寒蝉了。”



沂蒙山里的景点里有一处很有名的地下大峡谷，入口和这里挺像，我以为这里也是一个喀斯特地形的裂隙，里面都是钟乳石倒悬，进去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这洞刚进去还段还光亮，但是拐了弯以后，马上变的一团漆黑，潘子打开了矿灯，一路向前照去，只见发现四周的洞壁光滑潮湿，泛着奇异的绿色，好象长了一层青苔。

阿奎看了看头顶，吸了口凉气：“三爷，这洞不简单啊。好象是…是盗洞啊！”

三叔伸手摸了一把洞壁，一脸疑惑“操他奶奶，还真是盗洞，古圆近方，有不少年头了。”

那中年人猫着腰单息跪在船头，单手撑篙，一
说这整座山啊，其实是座古墓，这附近这样大
关闭

点我有惊喜！100%中奖！免单卡券送送送！

俺们现在过的这山，就叫做五坟岭，早先传下来，

“哦，看样子你也是个行家啊”三叔客气递

点浅显的。你可千万别俺是行家。”

他摇摇，说：“什么行家，俺也是听以前来

不对，但是手心里不知不觉就开始冒出冷汗。

潘子和大奎的手都按在自己的刀上，一边说

规矩，比如说不能大声说话，不能看水里，只要

三叔点上香烟，就问那船工这洞里的事情，
照着做了，就不会出事情，他们几代人都是这么

气息，果然听到悉悉簌簌的声音从洞的深处传来。
得能听懂又听不懂。

正扯着，那闷油瓶突然一摆手，轻声叫道：“

看，船头上那里还有什么船工，早就不知了踪影。

这些声音非常的空灵，经过洞穴的回声处理

得能听懂又听不懂。

听了一会儿听不出个所以然，我就问那中年船

看，船头上那里还有什么船工，早就不知了踪影。

我惊讶难忍，就叫了起来，再一回头，靠，

得能听懂又听不懂。

“潘子，他们到哪里去了？”三叔急的大叫

看，船头上那里还有什么船工，早就不知了踪影。

“不知道，没听见跳水的声音，”潘子也慌

得能听懂又听不懂。

“遭了，我们身上没尸气，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三叔懊恼起来，“潘子，你在越南打过仗，你有没有吃过死人！”

“您开什么玩笑，三爷，我当兵的时候那边基本上已经在撤军了，连枪都没怎么开！”潘子一指阿奎：“胖奎，你不是你说家里老早是卖人肉包子的，你小时候肯定吃了不少。”

“放屁，我乱盖的，再说了，这人肉包子也是卖给别人吃的，你见谁卖人肉包子自己拼命吃的？”



打了个暂停的手势，对他们说道：“你们三个人加起来 150 多岁，丢不丢人啊！”

顿了一下，潘子忙拿起矿灯往水里一照，我们借着灯光，看到水里一个巨大的影子游了过去。

看着那水里，下巴咯哒了半天，愣没说出一个字来。三叔怕他背过气去，猛扇了他一巴掌，骂道：“没出息！咯哒啥呆去了？”

“这东西也忒大了！咱几个恐怕还不够开饭” 胖奎心有余悸的看着水里，他本来是坐在船舷上的，现在屁股已经把他叼去。

看了他一眼，“我们这里要家伙有家伙，要人有人？我吴家老三淘了这么久的沙子，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你没看出来吗？”

对于他来说说是恐惧，更不如说是震撼，在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里，水里下掠过这么巨大的一个东西，一时间所有人都是惊悚的，这洞里古古怪怪的，我心里煽的慌，什么事情咱出去了再说，如何？”

其实我心里也巴不得出去，但是我到底是三叔的本家，怎么样也要等他表态了再发言。

那个闷油瓶，好象在征求他的意见，以三叔的个性，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如今却好象对这个小子非常的忌惮。

说话，不过本来木然的像石雕一样的表情已经不见了，两只眼睛直盯着水里，好象在聚精会神的找什么东西。

是什么来头，现在场合也不合适，只好偷偷问潘子，潘子也摇摇头说不知道，只知道这人有两下子，他特别用下子这样？”

手，一看，还真不寻常，他的手，中指和食指特别的长，我马上联想到古时候发丘中郎将的双指探洞的工夫，高手，这一双手指，稳如泰山，力量极大，可以轻易破解墓穴中的细小机关，而要练成这么一手绝活，非的从

手有什么能耐，就见他抬起右手，闪电般插进去水里，那动作快的，几乎就是白光一闪，他的手已经回来了，身子往甲板上一扔，说：“不用慌，刚才是这东西。”

“这不是龙虱吗！这么说刚才那一大团影子，只是大量的水虱子游过去？”

擦了搓手，

但是我们已经松了口气。胖奎突然一脚把那虫子踩扁，“妈的，吓的老子半死。”

对啊，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龙虱同时活动的？而且这水虱，个头也太大了！我转头去看那闷油瓶，发现他也有点



全场
0.1折

天师悟道

修仙练道领取套装刹鬼镇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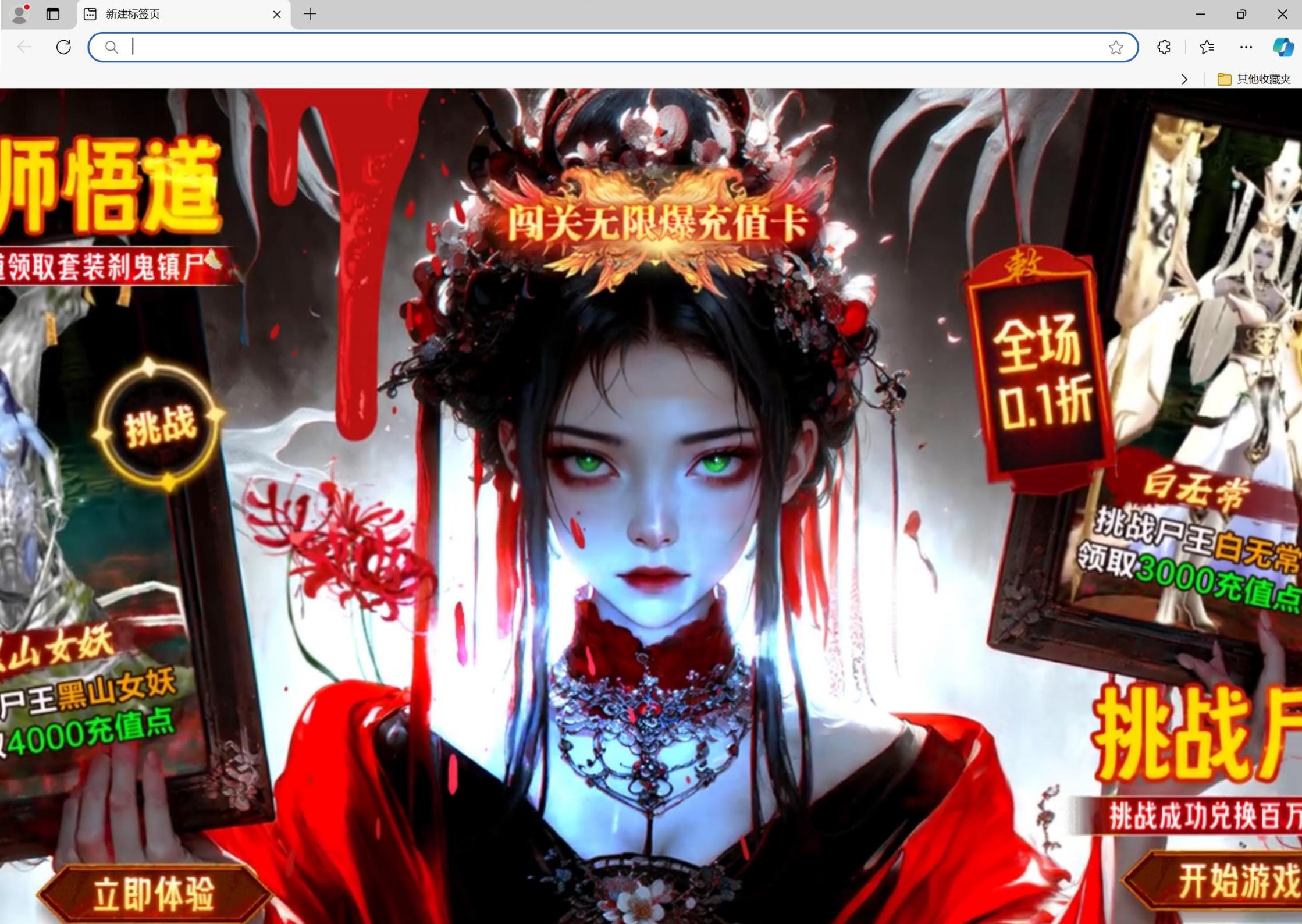
开始游戏

全场
0.1折

挑战尸王

挑战成功兑换百万充值点

开始游戏





五十年前，一群长沙土夫子（盗墓贼）挖到了一部战国帛书，残篇中记载了一座奇特的战国古墓的位置，但那群土夫子在地下碰上了诡异事件，几乎全部身亡。

五十年后，其中一个土夫子的孙子在先人笔记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他纠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盗墓高手前去寻宝，但谁也没想到，这座古墓中竟然有那么多诡异的事物：七星疑棺、青眼狐尸、九头蛇柏……

这神秘古墓的主人到底是谁？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真正的棺椁？为什么墓中还有那么多谜团无法破解？

后来发现的海底诡异船墓、秦岭万年神木以及崇山峻岭中的天宫雪墓，与这座古墓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它们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千古之谜？

够胆量就看《盗墓笔记》。

上架建议：盗墓·畅销·小说

ISBN 978-7-80740-727-0

01>

X
磨铁

9 787807 407270

定价：45.00元

